

子史精華

加
426
29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名言

天日人心

管子道之在者一也其在者一也

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則驕

管子

一之數

盛則衰一驕則緩一

今日不為明日忘貨

管子時之處事精矣不可

藏而舍也故曰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夫民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

益忠損欲

管子日一之而患少者惟

患多者惟壯者無怠老者無偷

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名言





曰臣聞一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一多賤寡貴散輕聚重管子夫物

則一則一人君知其然故一大器晚成老子大方無甘泉先

竭直木先伐文子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膏燭以明自消文

鳴鐸以聲自毀一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晏子景公

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一惡言不出口

何晏子曰一苟語不留耳鄧析子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早圖鄧析

困在一不一不鏡於水鏡於人墨子君了而一而一

窮在早稼一不鏡於水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

凶一利不百不變法商子杜摯曰功不十不易

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誌之一成大

不愛哉一小言人毒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成大

功者不成列子將治大者不治度在身稽在人列子人愛

我我必愛之人一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列子關尹

惡我我必惡之一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

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一名軋知爭莊子也者相一也者一之

之莊子且德厚信一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

人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故忿設無由巧言

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則必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莊子

有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可不慎與無為名尸無為謀府

成殆事莊子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天損人益

莊子無受難兵莫憚於志寇莫大於陰陽莊子鑄鄒為下易無受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邱山積卑為高江河合水為大

而莊子大人合井而為公內刑也為者動與過也吡其

所不為莊子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為中德中德者也忤於耳而倒

也者有以自好也而者也

於心韓非子且至言恃人不如自恃韓非子此明夫

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聽宛言不受宛貨韓非子李兌曰語言

謂之宛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人多者苟難苟察苟傳荀子君

謂之宛貨君子貴說不貴名不致誠則無他事荀子君子養心莫善

矣六生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慈生通詐偽生寒誠信生神煖

於布帛深於矛戟荀子故與人善言好度好同好謙荀

巧而必節勇而中事中說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

必勝知而必賢安久移質荀子注錯習俗所

謂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安久移質荀子注錯習俗所

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以化性也并一而

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荀子故孔子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固以多矣有以能無察乎愚者官人守數君子養源荀子之知固以少矣有以能無狂乎故械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荀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而狎虎荀子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荀子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

凡荀子用隱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荀子聖人無兩心荀子天下無二仁

心學心公心荀子以說以聽以辯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

好獨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

言情禍生自織荀子之所由生也荀子流言止於智者荀子

流丸止於甌臠荀子區蓋之間荀子言之信者在平注區

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邱同義

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

不言邱與呂氏春秋人之情荀子心欲小志

區同也荀子不蹶於山而蹶於垤荀子而荀子能欲多而事欲鮮誹譽

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淮南子凡人之論荀子而荀子能欲多而事欲鮮誹譽

在俗窮達在時淮南子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

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

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荀子意行鈞荀子取四重

去四輕揚子何如斯謂之人曰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名言荀子則可謂之人曰

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善行惡戒見善人在患弗救不祥國語

人在位弗去亦不祥惡君子自以為不足國語趙簡子問於壯

為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

家之將興也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

政而問及小人又蚋蛾蠶蠹皆能害人人之

求賢人吾是以賀况君相乎

化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鼃鼃魚鼃

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

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

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

畎畝之勤可高可下也可惡也嗜其疾

味國語吾聞國家將敗必驟近其小喜國語夫天之所棄必

用姦人而而遠其大憂

削株掘根戰國策與禍鄰禍乃不存無常數常道戰國策語曰日中則

衰天之也進退盈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

縮變化聖人之也君若弗圖則戰國策周書曰綿綿不絕蔓有德於人

臣力不足蔓若何不拔將成有德於人

不可不忘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

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

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不知也今君殺晉

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也也今君殺晉

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幸然見趙

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勞神苦民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

積聚由余日使鬼為之則時難得而易失史記齊太公世家

下矣使人為之亦矣武王已平商而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名言 六

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日吾聞

犁明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至國陰謀道家所禁

起以吾多史記老子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多欲泰色與淫志是史記仲尼弟子傳子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皆無益於子之身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

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史記王翦傳王翦貌言華至言實

史記商君傳也為將三世必敗史記王翦傳王翦

日夫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之孫王離擊趙客

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

離史記鄒陽傳倚伏史記賈生傳禍兮福所

偏聽獨任生姦成亂禍兮禍所憂喜聚門兮

吉凶

水激矢激史記賈生傳則早兮則早兮流逝砥止史記

同域傳乘則一兮得則一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為治不在多

注徐廣曰坻一作坎駟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言願力行何如耳

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者

為太中大夫舍史記韓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無曲學以阿世

魯邸議明堂事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不敢於養人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具禮禮

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

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日不敢是敢於殺

人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

夫仁人者

子史書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名言

七

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五霸見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

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

基陞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

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

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盈餘但教子孫怠墮耳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日慎一日

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

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

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為貴當使可賤

後漢書馬援傳詔

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

百官祖道援謂黃

門郎梁松實固曰凡人

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如何其往來屑屑不憚

後漢書王良傳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

煩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

也遂拒之良慚自後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

連微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後漢書張霸傳

人

後漢書張霸傳

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墻高基下雖得必失

後漢書郭

太傅史叔寶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

知足常足

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

失所欲故知足之足

矣

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敕後主曰

不為

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在前必奉在下則扶

吳志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

我

者

持之今觀君

氣陵其上意茂乎明鏡照形古事知今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

下非安德之基也諫曰語曰所以情恕理遣晉書衛玠傳玠嘗

以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所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晉書桓冲傳冲

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復送之而謂曰復送之而謂曰冲笑而服之過爾優逸

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恐不堪事

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其勵志惜分陰晉書陶侃傳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

勤力皆此類也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言高一世處之愈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

聞於後是自棄也宋書顏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

宋書顏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不以所能干眾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

天為人者士之上也恥以身為溪壑宋書顏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

謂也也恐宜移在此器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

日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見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

預曲晏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未

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應萬物為有

同人此舉梁書王份傳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

體至理為無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

份對曰陛下高祖稱善今夕止談風月梁書徐勉傳嘗與門

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可今使爾識有饑苦南史

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宋文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名言

九

帝紀宴於武張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肝食

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日汝曹少長豐供不見百姓艱難南史劉穆之傳穆

以節儉期物知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之謂所親曰

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今垂綸者清不獲貪餌南史王或傳

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文帝嘗與羣

臣以為故後為賢魏書封軌傳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

後為賢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

言者慙退苟有良田何憂晚歲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

插一門貴滿朝廷見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衰

親朋勸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

至便驕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

接誘恂恂會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驕思伯曰何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北齊書張瓊傳有

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二子長忻次遵業

忻普泰中為都督隨爾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

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

每語親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

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

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周書寇儁傳性又廉

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備於後知之乃曰恕不以財利為心家

其雅志舊唐書賈羣傳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

如此路旁有公而進羣揖之日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

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事難全遂物不兩興

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日以吾

為國相且自媿尚營美字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日凡仕

言語部 名言

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

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

木久腐可闕事不可多事唐書沈傳師傳嘗擇邸吏尹倫遲魯

乃棄之出長安誠倫曰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倫如是足矣故所益以廉靖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

吏唐書李德裕傳嘗謂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

可離手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從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

雖那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

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

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

使莊宗嘿然慮深獲全患生所忽五代史雜傳天成長興之

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馮

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

者於而居安者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宋史岳飛

下何時太平曰此人情之常也儉可助廉恕可成德宗史范純仁傳

純仁曰惟以惟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宋史盧

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

爾秉曰時來或有之非培植根株弗成大

士大夫立也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宋史葛邲傳嘗曰

也堂賞味其言其實踐如此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許衡傳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

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義勝欲敬勝怠六韜太公曰

此無主曰見善而忘時

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

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則昌欲勝義則亡

則吉怠 勝敬則滅 愚色六韜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 壤非壤不高

水非水不流逸周書非本非標非微非輝 榮華之言後有茅周

書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

而傷其山萬民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五 石有玉而傷其山上好船者溺好騎者墮越絕

之患在口言黃石公素書 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黃石公素書

於修德明莫明於體物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黃石公素書

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

輔弱者國傾山將崩者下先墜國將衰者

人先弊根枯枝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董仲舒春秋繁露

朽人困國殘故仁之為言 人也義之 非患無旃扇橘柚患無狹廬糟糠桓寬鹽鐵論當今

為言我也 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 味食味言劉向說苑湯曰藥

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

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然後食者其

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劉

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說苑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嘯以純厚故能豪言人

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 福堂吳越春秋禍為一

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德根憂為福堂

激之怒炎於火三寸之舌芒於劍黃憲天祿閣外史

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合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

未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

域升高坐日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意如城晁迥晁氏容話劉器之云富鄭公年清慎勤呂本中官箴當官之守口如瓶防

法惟有三事曰忍之一事眾妙之門呂本中官箴當官處事尤是先

務若能清慎勤之外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呂本中官箴前輩嘗言

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落便宜是得便宜伯邵

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

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范公稱過庭錄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

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

此皆未可唯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徐度却掃編王侍郎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

常以覆溺處之爾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丞

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羅大經鶴林王露余家藏

山谷八大字云母以一魁寘胸中周密齊東野語趙忠

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于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

寓言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晏子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馬魯之年穀何如對

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

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可乎曰可曰何故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

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指物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非也者天下之所無也其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

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經謂非指天下無物誰經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經謂非指經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堅白石。公孫龍子十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與為指。堅白石。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三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白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

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執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竈。關子義渠之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竈。人烹。不熟臊穢腥臭中國之民雖饑餓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飭之為之解怒故竈

龍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
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
北一曰一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塞出入之迂也
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雖然
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
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
者三夫即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
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一曰笑而止之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
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
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
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
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公儀

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
至觀形懦夫也宜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
力能一力也
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
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
臣之師有商邱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
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跡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
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
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
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
問兩問景
莊子曰一曰曩
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
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蜎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問
兩景外之
庖丁解牛
莊子曰一為文惠君一為文惠君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
微陰也

駢然莫不中昔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軛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自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休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如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赤水遺珠象罔得之
莊子黃帝遊於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若遊塵之自動

望還歸一其元一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一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得之乎

冶金踴躍
莊子今大鑄金一曰我且必為鑊鄒大之乎

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子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寐遽覺
莊子臣有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見三劍

上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鏃包以四夸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鏃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

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觸蠻莊子有國於觸之左角者曰一氏有國於觸之右角者曰一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見黃馬驪牛三莊子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

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大可以為羊馬有卵牛子有尾火不熟山出日輪不蹶地日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柎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

行不止之時狗非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牛萬世不竭辯者

棘猴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月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

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比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

藏三牙呂氏春秋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

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

海大魚戰國策靖郭君將曰公無與孔穿辯按孔叢作臧三耳

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

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

土偶桃梗戰國策臣來過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於淄上有十一人與十一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
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
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
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囊載戰國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
射騏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
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
秦魏燕趙者騏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郚者羅鷺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
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而也其樂非特
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太梁
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
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
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鷹擊刺國大梁可得而
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

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用新繳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
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
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市抵則從
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
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
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
也王出寶弓礮新繳涉郟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
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旣行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羝方三一發再發之樂見秦爲大鳥
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上秦爲大鳥
身蚌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
上蚌水方出曝而一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
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

攻以傲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史記田敬仲完世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得全全昌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

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髡曰騶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疎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

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

成侯 **猗膏棘軸不能運方穿**見 **弓膠昔幹不能傅合疏罅**見 **狐裘**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見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

成五音

見 **兩黃鵠**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迫怨方

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漢書楊雄

注師古曰托言有神來告之 **莫傾人梁棟**晉書陸

射熊館還上長揚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 **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

孟酒瀉諸柱梁之間况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

邪玩笑曰 **丁剛不可屈**晉書符堅載記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

戢卿良箴 **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

多忌沈實易和宋書范曄傳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

其序之曰 **過分必害**盈斤無傷零霍虛燥

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栝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

子史青華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寓言 三

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
 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
 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母
 王母欲東登之自通以智為愚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
 陰陽相須唯會益工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
 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
 臣故畜犗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
 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
 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
 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
 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
 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
 及桓公管仲者也不陽橋劉向說苑必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
 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

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
 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一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矣必子賤曰善
 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
 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
 共治單父白龍化魚劉向說苑吳
 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
 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
 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
 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齒亡舌存劉向說苑常縱
 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有疾老子往問
 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
 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
 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

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
縱日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
豈非以其剛邪常縱曰嘻是已天不能更鳴東徒猶惡子之聲
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劉向說苑臯逢鳩鳩曰子將安之臯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臯
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

不能上山 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

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
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日子何為袷衣
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螬之聲往而觀之夫
秋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
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
知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
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
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間忽培中培於深井臣故袷體濡

履幾為大

王取笑 穀必凋於歲寒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干似之圃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

不知秋多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
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
零在陰其孤蘭與眾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於北陵
之陂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
偃蹇垂榮而待於幽焦萌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
何所解也晉王曰是也

乎牧者無斧

柯請於樵蘇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

張讀宣室志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

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
室有榻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
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扃
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
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
季我棄其寢我去其辰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

今之後二百餘祀焔焔其光和其始
 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
 義人誰以辯其東平子光闕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
 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
 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太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
 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
 之號神堯日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辰者言其去
 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
 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
 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焔焔其光和其始者焔焔其光
 謂歲在丁未也焔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
 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
 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
 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
 以醉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辯
 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

如是而辯果得
 道者之遺記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

寓言

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very faint text.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二

比喻

尊天貴風雨 管子萬物一而一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

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平原之

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澤溪有於高大山之隈溪有於深 管子大夫在身雖有小善不

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大至

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

故曰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大至 祈羊沈玉 矣淵深而不涸則大至

極矣 懷繩與准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 比喻

至於北荷大意得見一樹百獲管子一

不以小缺為傷管子一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一管子一

樹一獲者穀也管子一樹十獲者木也管子一樹百獲者人也管子一立朝夕

於運均之上管子一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管子一朝探輪而夕

乘車管子一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管子一鼎足管子一召忽曰吾三人者

之有管子一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管子一左書右息管子一不明於法而欲治

矣管子一按三人召忽管仲鮑叔管子一而管子一不動倒行逆施之譬管子一百馬伐驥管子一驥之材而百

生上尺管子一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恩下流人管子一

心上管子一使水逆流管子一不明於決塞而欲管子一唯陶所為恣治所鑄管子一

猶墮之在甍也管子一之以管子一以管子一水平雲平管子一源則邀竭管子一而不流無

不其無委雲管子一毋代馬走毋代鳥飛管子一使樊其羽翼毋先物管子一

動以觀管子一風與波管子一乎唯其所欲適管子一登春臺管子一老子衆人熙熙如

風驟雨管子一老子管子一上管子一不終朝管子一不終日孰為此管子一跂者不立跨者

不行管子一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管子一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管子一

則不可以久立身行道也管子一以為管子一珠珠如玉珞珞如石管子一老子不

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管子一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管子一

抱之木生於豪末管子一老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子一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

子史書卷之二十六 言語部 此喻

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上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上見操煙之徒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一一而君終不知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噓

噓晏子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社鼠晏子景公問於晏子

日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一一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途此鼠

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為器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

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一一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

是美哉水平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水也一一其濁不無零途其清無不酒除是以長久

也公曰廉政而遠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一一

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遠亡也鹿生於野命懸於厨晏子

繫矣臨難而遽鑄兵噓而遽掘井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進者不

問路溺而後問墜進而後問路譬之猶一一秋蓬晏子輔拂無一

衆譬之猶一一也孤其根而懸牛首賣馬肉晏子靈公好婦人

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

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

禁之於外猶一一於門而一一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

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假以指喻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

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一一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淆亂則知者止

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眾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曲言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

見拯溺鍾石救火投薪鄧析子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

之以倒裳索領鄧析子責疲者以舉手鈞責兀者以及走獸

抱薪加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鄧析子莫難於必聽事

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

之術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墨子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

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昔者晉有六

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

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眾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

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

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

曰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

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

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一也子墨子曰何童

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子為馬墨子犬國之攻小國譬猶一也童子之為馬

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

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舉梁肉糟糠錦繡裋褐墨子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

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

猶一也與一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鼉

鼈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一也與一也

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一也與一也

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

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故也

飛蓬乘風商子今夫一遇

飄風而行千里

一之

勢也投策分馬慎子夫投鈞以分財一以非鈞策為均

惡此所以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慎子不聰不明不能王不瞽

塞願望也

醉者神全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

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遺物而不

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

東欲西而西使一羊一荷一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者濡爭獸者趨列子非樂之也岐路之中又有岐列子楊子

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

眾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

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白往黑歸列子楊朱

子也青

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北喻

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
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一而
能無怪哉 燭火 莊子曰日出矣而一息其於光也不亦
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 樂出虛蒸成茵 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敗態
日適越而昔至 莊子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

而有是非是 醫門多疾 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其則庶幾其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 莊子一也
國有瘳乎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伐漆割 見鑑於止水 莊子人莫鑑於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莊子夫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 有力者負之而走 見續鳧斷鶴 莊子鳧雖短續之則憂鶴
所斷性短非所 亡羊 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續無所去憂也 問臧奚事則挾篋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 怯篋探囊發匱 莊子將為
滕固屈縮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
而趨惟恐滅滕屈縮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

盜積 播糠逃目蚊虻嗜膚 莊子老聃曰夫則通昔不寐矣
者也 大澤晷空大倉稊米 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稊米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

之在大 倉乎 仁義先王之遠廬 莊子一也止可推舟
於陸 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

子已青卷 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 此喻 七

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也 相梨橘柚味相反而皆可口 莊子故譬

於魯是猶 也 褚小懷大綆短汲深 莊子 邪其 者

者不可以 夫若是者 求馬唐肆 莊子 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以著也彼已盡矣而

女求之以為有是 於 去其害馬者 莊子 其害馬者 也注唐肆非停馬處 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而已矣 椎拍斲斷 莊子 與物宛轉 注法 無嬰逆 鱗

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

逆鱗則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 韓非子 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 幾矣 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

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 王曰三年不翅將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

十 雖無鳴 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 越人

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 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越人

不疑羿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 羿執鞅持杆操弓關機越人爭為 持的弱子杆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

則 不可 一葉之行 韓非子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 必則 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

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 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 邦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

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 三人成虎 韓非子 龐恭 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 也 三人成虎 與太子質於

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 二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信

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 言而 今邯鄲之 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龐恭從邯鄲反竟

不得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 韓非子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 見 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

言部 此喻

焉然而度已以繩接人用拙荀子故君子之則

不折傷則度已以繩故足以為荀子是猶伏而霜雪

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咄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將將荀子詩云如日月之光明覺跌千里荀子楊朱哭衢途曰此夫

夫哀哭之川淵深山林茂荀子而禽獸歸之郊草不瞻曠芸荀子

堂上不糞則博塗塞江海僂戴太山荀子譬之是猶以

而也也狐狸欲南無多惡北無寡荀子假之有人而而豈謂夫

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

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眸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

之於慮亦然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

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

其理似義其洗泐乎不漏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

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

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

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及其得也必以餌故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

鼉猶以淵為淺而崛其中鷹鷲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弓調馬服荀子而後求勁焉而後取之衆白荀子而後不長一類不私一

物呂氏春秋陰陽之和取之衆白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 此喻

也石不奪堅丹不奪赤呂氏春秋可破也而可堅與赤性之有

也性也者所受於天竭澤焚藪呂氏春秋雍季曰而漁豈

也非擇取而為之也呂氏春秋楚人有田

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契舟求劍呂氏春秋涉江者其劍自舟

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中墜於水遽呂氏春秋楚人有

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呂氏春秋若此不亦惑乎有居

車無去車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

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兔化而狗則不為兔呂氏春秋

非狗則不得兔射魚指天呂氏春秋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

而欲發之當也絕江託船致遠託驥呂氏春秋者

禹猶苦困而况俗主乎

於霸王塞上馬淮南子近一人人有善術者無故亡而

者託於賢淮南子八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

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

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

遽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塞丁壯者引弦而戰禮樂為鈞仁

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義為餌淮南子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膠漆

相賊冰炭相息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

不脂之戶淮南子人多言者猶一也唯止能止

衆止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狸變則豹豹變則虎揚子聖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龍蟠蜿肆揚子於泥

狸別其文萃也揚子其矣哉

玩哉惡觀龍 六翮傳尸鳩 揚子鷦明冲天不在其累矣夫 貂狐燠 揚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 乎日舉世寒 剛則顛柔則圯 揚子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

如也日甚矣 揚子始皇 方斧方刀 揚子始皇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揚子孔子讀

乎日斯械也君子不械 注 航不幾衝不薺 揚子或問 日有之或日大器固不周於小

矣乎螭虎桓桓鷹 注 蜉蝣校巨鰲白芨料大椿 抱朴子目察百步

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 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

哉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見 金舟玉馬 抱朴子 陽侯之波 不能凌

之迹也 禽魚結侶冰炭同器 抱朴子 欲其久合安可得乎 枯楊

瑚簋 抱朴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陰萬

見用也故廟堂有 之 瓊艘瑤楫金弧玉絃 抱朴子 無涉川

之用 窮谷多不伐之梓豫也 牛緣木馬逐鳥 抱朴子及責如此之人令信

無激矢之能 神 魚於淵寘猿於木 文中子楊素謂子日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

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日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

道者今捨之日不便是 也 流為川塞為淵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 文中子太原府君日天下有道聖人推

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 此喻

之斯一焉一之斯一焉一

何往不利也

厚棟任重

國語不其不

棟莫醉怒醒喜

國語一而一

而庸何傷

叩浦

國語夫教者因體能質而

後大

一人負矢百羣皆奔

國語夫吳民離矣體有所領譬如

羣獸然一將一王

其無方

農夫作耦

國語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

收也

則大夫

自踰短垣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連

雞

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一

兩虎相鬪驚犬受敝

戰國策頃

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一而一其不如善

繆牽長

戰國策較千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

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曰子一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

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指大於臂臂大於股

戰國策臣

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繆牽長也

若輿瓢戰國策百人一而趨不如一人懷

有此則病必甚矣

寶夜行戰國策臣聞一重一者不以輕敵

也駑馬先之

百獸畏虎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

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

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

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
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一之也 **積羽**

沉舟 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臣聞 **至楚北行**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庶不

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

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

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

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

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

離王愈遠耳猶 **井中求火** 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

竊以為為猶之也 **博牛之贏不可以破蟻** 史記項羽紀

曰我將為爾也 **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

矣宋義曰不然夫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當

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當

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闕秦趙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當

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漢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

水曰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也 **不自知越之**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一者眾

過是 **啜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一者眾

千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

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

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

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將以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

一豈特十二乘哉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

齒之猶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也史記孔

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也鳥能擇木史記孔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也豈暇先言大人

而後救火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

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

家史記蕭相國世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

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

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

也而史記蕭相國世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

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史記三王世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家傳曰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史記賈生傳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史記賈生傳

為章甫薦屨史記賈生傳今漸不可久史記賈生傳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史記賈生傳

地為爐兮造化為工史記李斯傳竈上騷除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

諸侯成帝業為天下史記淮陰侯傳一足以滅史記淮陰侯傳一

統此萬世之一時也史記淮陰侯傳一足以滅史記淮陰侯傳一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史記韓王信傳一

肮拊背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鬪不史記劉敬傳一其史記劉敬傳一

而拊其效轅下駒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土怒內史曰公平生數

死灰復然史記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穿魯縞漂

鴻毛史記韓長孺傳强弩之極矢不能不食馬肝史記儒林傳於是景帝曰

食肉不為不知味言破觚斲雕史記酷吏傳漢興

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而為園而為而為

樸漢書武帝紀馬或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而為

奔踈漢書武帝紀馬或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而為

日奔踈者乘之則奔見踐薄冰以待白日漢書宣帝紀或

立則踈人也泛覆也見踐薄冰以待白日漢書宣帝紀或

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更張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

警倫豈不殆哉更張不謂甚者必解而

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阪土走丸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

者必變而更化之趙可理也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

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

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

定者也按數語見史記張束縕乞火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

耳陳餘傳無走丸之喻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

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

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

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

母非談說之士也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

適抱火厝薪漢書賈誼傳夫之積之下而寢其芒刃

可抱火厝薪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不頓者聖人

斤斧漢書賈誼傳皆眾理解也至於體髀之間非即聖人

有金城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

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黑子著面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蕃扞及

者此物此志也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

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

侯厘如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

古曰黑子今虎翼漢書賈誼傳子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

所謂鷹子也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

柱之間所謂假賊漢書楊敞傳暉上書訟延

兵爲一者也鼠不容穴銜窶數壽郎中邱常謂暉曰聞君

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暉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鐵炭伍印

全也我不能自保真入所謂漢書李尋傳一之一者

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士美養禾善一君之明者善養

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不譽是漢書匡衡傳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乘

雁集不爲多雙鳧飛不爲少漢書揚雄傳譬若江湖之雀勃解

失一狼走千羊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口中蚤蝨

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驚馬鉛刀不可強扶後漢書隗囂傳

而吞胡虜無異昔文王三分術

服事殷但一緩其銜轡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瘼傷之後

人物微志信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

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軍和陸士卒攻玉以石洗金

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詔也若聲

徐必相應也且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

幅以成度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水薤後漢書龐

任業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業不與言但以薤一大

其微意良久日棠是欲曉太守也一者欲吾清也拔大本一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 此喻

七

雞肋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

而已

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鑿窟之址以益其高

書皇甫規傳

夫德不稱祿猶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塵加嵩岱霧集淮海

猶

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窮鳥

後漢書趙壹傳有一

戢翼

原野單網加上機奔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

羽子

殼左飛九散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

搖足

恐墮內獨佈急年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

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平祚賢

永年且公且

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武

侯子子孫孫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

光武問曰

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

大王勿往也

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

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郊廓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

其備庸

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

去莫知

磨蕭斧伐朝菌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為孟嘗君曰天

成則秦帝

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驅羊拾芥晉書懷

擾天下如

羣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晉書元帝紀

舉二都如

遺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

矯之節

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

事上慰宗廟

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喬柯茂葉

南金北銑

晉書職官志泰始盡於太康用處茲秩冰炭不

斯位自太興

訖於建元

比喻

此喻

言冷熱自明

晉書王沉傳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

有實 蜂蠆作於懷袖

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

也 魚懸由於甘餌

晉書段灼傳臣聞勇夫死於重報

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

勢異 常山之蛇首尾相衛

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

也 猛獸安可中下哉

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松柏之姿經霜

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晉書顧悅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

簡文悅其對 芝蘭玉樹

晉書謝元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

戒約子侄因日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采菽中

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

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窮猿投林豈暇擇木

哀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克曰

椽椽之材不為藩落

晉書褚裒傳祖若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若曰物各有所

施

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 得薪保耀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於用才故用光在乎

不若羸牸

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

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

一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快犢破車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

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黃犬之皮恐當終補

日十牛為一子時多能一汝當小忍之

狐裘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

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

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

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

政事封手言於超曰臣聞五夫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

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

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

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

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

也

五樓聞之嫌隙漸甚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宋書顏延之傳欲者

故其為害則燠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

有之而生之德猶饑虎能嚇

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

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

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

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

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

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

龜腸為日已久去冬

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勳

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

國士姻媾位官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姬檀珪同堂

始為南譙王姬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

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

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

殊絕今通塞雖異猶泰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

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

見侵 曝鰓 見 蟬腹龜腸 見 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齊書王秀之傳

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為之 王遠如屏風 見 墜茵落

語曰王遠如屏風 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

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

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

風而墮自有拂簾幌於一席之上自有關籬墻於一糞之

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

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如花同發一

枝俱開一蒂 見 未聞刀沒而利存 梁書范縝傳神之於質猶利

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

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 神之於質猶

舍刀無利 豈容形亡而神在 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

利之於刀 見 麤麤可駢何異驥 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

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 蓄魚於樹棲鳥於泉 南史吳慶

使 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

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 辭而 御人如馬 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

退 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

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 惡 亦 此 矣榮遂坐神武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 堅木利器 魏書甄琛傳凡使人攻堅木者

時事 按 榮爾朱榮 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

下天山之 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

子也青雀 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 此喻 三

清肅都邑 玉石駑驥 周書蘇綽傳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
不可得也 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
試之 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
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步之內必有芳草 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
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

間墻 隋書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
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

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曰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
一堵一堵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迴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
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

十羊九牧 隋書楊尚希傳尚
希時見天下州郡
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郡邑屢改竊見
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置或戶不滿千二郡
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
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竟所謂民少官多 琴有更張

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并小為大國家則
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飛鳥過故

鄉猶躑躅徘徊 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
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

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一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
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曰政教於百姓
何如人問得無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
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請過并州上

謂曰 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
少小遊觀誠所不忘皆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
有 北叟失馬 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容謂房元齡曰蕭瑀大
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

翻見太平之日 壅以黑墳暖以春日 舊唐書岑文本
傳上封事曰譬
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一之
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脯腊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

誠嘗謂仁傑日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伏想門下賓客堪充

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一摘使瓜好

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再摘令瓜稀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

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

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唐書魏徵傳今之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志李樞筠

日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唐書魏徵傳今之

自比於金唐書魏徵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

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唐書魏徵傳今之鑽皮出羽洗垢索瘢刑賞或由喜怒或

疾末及哀庸得便爾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唐書魏徵傳今之

律外好則惡則懲沸羹者吹冷羹傷弓唐書魏徵傳今之

之鳥驚曲木唐書傳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令一用隋舊且況天下久

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

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

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

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

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與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

無和聲唐書朱敬則傳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唐書朱敬則傳臣聞

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臣

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

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日卿累負

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

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唐書

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

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

猶髮有梳

唐書吳兢

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貌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

日朝有諷諫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

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倣者

屈帝異之日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倣跪奏臣

鼻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日願聞其畧說因曰

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

不可復合如此葉

唐書

奇童帝大悅日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必破一

桐葉附使以進日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

由是不赦 銜玉賈石 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

賊之攘既而

免葵燕麥動搖春風

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

果為賊縛 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

無復一存唯

烏鳶遭害仁鳥逝 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

植浮圖

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

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日邊上老

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宋史王如水在器方圓不常化基傳

蓋中人之性顧用之者如何耳孫臏用兵扁鵲醫疾宋史畢士安傳會孫仲游

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有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十一之

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邪一蛇二首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

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之患王道

如龍首六韜夫一者之一高居而逐獸分肉六韜取天

野一而天下皆有一之心若同舟濟則同利見如毛在躬拔

之痛無不省逸周書助余體民無小不敬絲絲蔓蔓豪末斧柯

逸周書一不絕一若冬陽夏陰不召自來逸周書王若欲

何一不掇將成一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一日之狐雉之戲越絕書申胥曰

日之一而民一此謂歸德越絕書申胥曰急之不遂絕其合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

者反親今一也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

興利猶草除害若海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也其一春氣之生也各

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一也也壬人敗歲董仲舒春

川瀆之瀉於一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董仲舒春秋繁露天

秋繁露肢體移易其處謂之一水常漸魚地之間有陰陽之氣

常漸人者若一也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

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饜

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
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
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補

鹽鐵論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
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其也

馬効千里不必胡代桓寬鹽鐵論故士貴成功不貴文辭
代馬依北風

飛鳥翔故巢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發蟲獸徙居則
壞故莫不哀其生由此

觀之民非利避上公桓寬鹽鐵論昔李斯與包邱子俱
之事而樂流亡也潦歲書事苟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

據萬乘以制海內切伴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虎兇

相據螻蟻得志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
而凌敵者身兩敵相

機而匹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
夫乘間兩敵相江海流蒿火怒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

暴而腹囊背毛劉向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
無繼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

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

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

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

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

下之上之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江海長為

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囊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百川主劉向說苑夫無不受故明王聖君

一士劉向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
也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

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琴之聲

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

子其猶之與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

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

水之與樹蒺藜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天雨乎樹蒺藜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按簡子趙簡子順針縷者成帷幕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大樽劉向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大樽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一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飲江海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貢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嘗渴者之一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美惡自服輕重自得劉向說苑鏡以精明蓬生

桌中不扶自直白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劉向說苑曾子曰君子正沙入泥與之皆黑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人如一之非其人如聚虻而鼓之劉向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

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日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然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
 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教羊牧兔使魚捕鼠 焦氏易林——
 人費日無功 虎卑勢狸卑身 吳越春秋夫——將以有擊
 移拘於網魚以 夏鑪炙濕冬扇翼火 王充論衡——時以——
 有悅死於餌 氣猶粟米形猶囊 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
 不可准也說可 轉能不可易也 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
 淵蟣虱之於人 王充論衡人生於天地也猶——
 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

一實 王良登車馬無罷駕 王充論衡——
 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

順民 不酤飴蜜未為知味 王充論衡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
 之意 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學之生哉甘

酒醴 見馬見牛 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
 也 庖丁之——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

與牛則亦知夫病 吠形吠聲 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百
 者所見非鬼也 犬——世之疾此固久矣哉 變

鼓 王符潛夫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
 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夫民也猶良工為——也起居以其

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翹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
 之翹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

也 鵝鳥欺孺子 徐幹中論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
 也 鵝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踳踳

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踳踳足而
 不以為樂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

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
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 蹲蹲然若將可獲見

耿介過人 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

以好之 朕所斷梓染絲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

豐力沈 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翺翥百步 而本采為

地 劉勰文心雕龍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

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

譬五色之錦各以 矣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

泣 劉勰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 雕不增文磨不

加瑩

鄭道元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

敬送徒隸薄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觀簿作詣徒咸敬而楨

樞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邪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荆山

懸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 之 至

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 宋祁筆記予謂老子道德篇為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詞賦之祖司

馬遷史記為記傳之祖後人為之如 鳴頭白 王林野客叢書今

老 之說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夫不謂成敗至固不謂成敗... 夫不謂成敗至固不謂成敗... 夫不謂成敗至固不謂成敗...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三

品藻上

大器

管子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

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管子鮑叔曰夫

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

千萬人之上

晏子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

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

君子細人

晏子仲尼曰靈公汗

不足遠則是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也

直稱之士正在

本朝

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

也晏子蹇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乎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始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也軫方轂圓也

準繩子華子仲尼也國之雋老子華子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睿以博識晉也

命善命惡尹文子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也逢衣也

徒列子丈人曰汝也亦何知也堅白之味終莊子昭文之鼓琴也師曠

末之故以明之故以存乎蓬艾之間莊子夫三子者猶也若不釋然何哉畸人莊子

子貢曰敢問十日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侷于天注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風波之民莊子若夫

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

之人哉我謂枯槁不舍莊子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也博大

真人莊子關尹老聃乎稠適上遂莊子其於本也弘大而僻深也

而矣么麼俊雄鵠冠子無道之君任用也動即煩蚤虱之細

韓非子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也者也

不如燭過一言韓非子趙簡子曰與吾得也通士公士直

士慤士荀子有也者有也者有也者有也者上則能

士矣不下比以閭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

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
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若是則
可謂慤荀子忍情性暴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荀子終日言成文典
士矣荀子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荀子倜然無所歸宿荀子
惑愚眾是陳仲史鮪也荀子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荀子
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荀子不是禮義而好治荀子
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苛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眾是惠荀子施鄧析也荀子斂然聖王的文章荀子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簞席之上荀子
佛然乎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荀子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
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

之不得勢者也荀子上愚荀子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荀子堅白同異之
仲尼子弓是也荀子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
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
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慙陋
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夫是之謂老身長子不知惡荀子見荀子勤士荀子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
謂荀子篤厚君子荀子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荀子大儒之稽荀子
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荀子獨立貴名
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荀子也荀子荀子通則一天下窮則荀子
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雅儒荀子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荀子溝脊荀子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
有荀子者有大儒者荀子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汗漫而冀人

子史詩經 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 品藻上三

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也而雅文辯慧荀子所以說之者必
冀人之以已為知也是眾人也也千歲之信士荀子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

大忠次忠下忠荀子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一矣若管子之於桓公可謂一矣若管子之於桓公可謂一矣若管子之於桓公可謂一矣

上勇中勇下勇荀子有上者有下者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

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

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

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

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

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免不恤是非然國寶國器國用國妖荀

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之也

夫荀子謂子家駒也如管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子管子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

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魁士名人學而能為也

夫注續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文錦練染淮南子故筮子

之嘗有也瞑士嘗照故未嘗見也雖醜登廟子

產也頻頻之黨甚於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如玉如

瑩爰變丹青揚子或問屈原智乎曰如其智如其智書肆說鈴揚子好

要諸仲尼也好說佗則答耳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

而不見諸仲尼也取焉耳吾焉開明哉惟聖牛羊用人矣若何之也若

人為可以開明也雖隣不覿揚子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

牛羊用人則狐狸雖隣不覿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

螻蟻不腹臘也歟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品藻上

義衍無知於天地也莊周少欲鄒衍自持君子不妄揚子君子

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多知為雜揚子

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何其雜也曰雜聖人不雜見蜀莊沉

乎雜人病以惟聖人為不雜蜀莊之才之珍也不

冥揚子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莊之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

以旃不亦實乎吾珍莊也居難為也注莊莊揚蕩而不法墨晏

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

儉而廢禮揚子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絕德絕力揚子或

日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邪力揚子或問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邪邪揚子或問要離非義

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蕭規曹隨揚子或問

於慶忌實也也焉可謂之義也蕭曹曰

也揚子或問駉人通曰也揚子或問酷吏

也貨殖蚊揚子或問不純師不純表揚子世稱東方生之盛

古之膚使揚子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應諧不窮

正諫穢德揚子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夷不惠可否之間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

是夷惠之徒歟曰魚質龍文抱朴子非遭水而喜見獺即悲七制

之主可以即戎文中子子曰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

孝文孝武孝宣光諸葛無死禮樂有興文中子使亮而動

武孝明孝章是也

權靜至文中子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善藏其用
文中子子謂魏徵曰汝與凝

曰仁哉樂毅也其也天之直人文中子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
也徵也遂凝也

挺若並行於文中子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
多可少

怪文中子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
也

器文中子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
也

夫子生是三才文中子或問韋孝寬
也

九疇屬布衣也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
也

曰簡敬文中子或問謝安子曰
也

王氏有祖父焉文中子子謂魏
也

也是人必能敘彛倫矣文中子子謂魏
也

直漢相文中子子謂魏
也

畧達時令文中子子謂魏
也

遠乎哉文中子子謂魏
也

以為輔臣弗若也文中子子謂魏
也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

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

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

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也吾
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
以為我
重厚少文史記高祖紀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
擒也
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
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
任周勃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合為太尉
閱覽博

物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真將軍史記趙世家

家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吾嘗見一子

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郵至子卿起曰此史記矣簡

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史記老子傳孔子去謂弟

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猶龍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邪老子隱君子史記老子傳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

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也慘礪少恩

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贊太史公曰韓子也烈丈夫史記伍子胥傳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與忘邪故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

忍就功名非孰能致此哉

弟子列傳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傾危之士史記張儀傳贊太史

失之宰子公曰張儀之行其

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史記樗

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哉智囊史記樗

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滑稽多智見談天衍雕龍奭多較過髡史記

列傳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佳公

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史記鄒陽傳蘇秦

子史記平原君傳贊平原君翩翩為燕尾生史記鄒陽傳蘇秦

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不信於天下而史記鄒陽傳蘇秦

秀才史記賈生傳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

下甚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召道門

幸愛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傳何曰諸將易握齧史記酈生食

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其傳陳勝項

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木偶人

衣綺繡

史記任安傳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

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藏

固邽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

才氣天下無雙
史記李將軍傳徙為上谷太守匈奴

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

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史記邽都傳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

冠狗
志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大駭也

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

日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

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

道人
漢書五行志

千里駒
注服虔曰有道之人去

夫唯大雅卓爾

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

不羣
漢書景十三王傳贊

贊又其

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

且哲能保其

良史之材

見

小雅巷伯之倫

見

口諧倡辯

漢書東方朔傳

贊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

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

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

者以其詠達多端不各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品藻上

八

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純師行不純德見上 詼諧多端見上 依隱玩世見上 滑稽之雄見上 近古

之逸民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

也 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漢書貢禹傳朕以生有直節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孽

孽於民俗 耆艾魁壘之士漢書鮑宣傳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之所寡 動眾心憂國如飢 鄒魯大儒漢書韋賢傳賢為人質朴少欲篤

渴者臣未見也 稱 天士漢書李尋傳救擢 任以大 國之司直漢書蓋

職注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 寬饒傳

贊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 雖詩所謂 無以加也 節亞翁歸漢書何並傳贊何並

士之高致漢書蕭望之傳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

號至將軍誠 好節士漢書蕭望之傳合太常急發執金吾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 儒宗漢書蕭望之

問門下生朱雲雲者 勸望之自裁 傳贊望之堂

堂折而不撓身為 近古社稷臣見上 心如金石後漢書王

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 有宰相器後

室 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

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平時人歸其長 者以為 有折衝千里之威後漢書賈復傳官屬以復後來而

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

督方任以職勿以擅除 **此太僕之室** 後漢書祭彤傳從東巡待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

謂左右曰 **太僕** 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 後漢書祭彤傳論祭

吾之禦侮也 按彤時為太僕 **武節剛方動用安重** 見大才晚成

海政移穰俗微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

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 **武節剛方動用安重** 見大才晚成

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後漢書馬援傳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

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 良工不示人以樸且

從所好按 **井底蛙** 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元精所生**

况援兄 **王之佐臣** 後漢書郎顛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皎日忠貞之操好是王

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 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 **韓棧楚龍淵鄧壽**

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後漢書韓棧傳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

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 時論者為之說以棧淵深

得椎 **海內奇士** 後漢書臧洪傳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

成 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為天下倡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 超計事逸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

洪 才畧智數不比於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 後漢書

超矣逸即引洪與語大異之 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 **楚國二龔不**

如雲陽宣巨公 後漢書宣秉傳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

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後漢書蔡邕傳崇英逸偉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後漢書鍾皓傳

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士之模楷國之楨幹後漢書盧植傳建安

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一日千里後漢書

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也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幹國之器後漢書岑暉傳

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後漢書劉儒傳

陽稱其有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後漢書郭太傳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

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天子不得月旦評後漢書許劭傳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焉琨玉秋霜後漢書孔融傳論懔懔焉皜皜焉其與

也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後漢書謝夷吾傳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

特奇偉秀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魏志武

孫盛異同雜語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虛枯吹

固問之子將曰子冠世之懿魏志武帝紀注河間

生魏志武帝紀注張璠漢紀孔冠世之懿張超稱袁遺有

時之量儒林丈人魏志三少帝紀注傅暢晉諸公贊帝常與中

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並屬文論名秀為龍翰鳳翼國之重

寶魏志邴原傳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皆

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

而用之不仁者遠舉三人為一龍魏志華歆傳注魏畧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

善持人號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裴樂優劣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荀

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後準與裴頠樂廣友善遣往見之

精出準歎曰二兒之優劣即子許少欲文生多

情魏志衛臻傳注郭林宗傳曰臻父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

減價乃取林宗曰此二人非徒兄弟乃一

時雄兒魏志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

某相值故弱耳也與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蜀志劉先主傳曹公

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

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伏龍鳳雛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

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平俊傑此管蕭亞匹

間自有蜀志諸葛亮傳亮之器能絕倫逸羣蜀志關羽傳羽聞馬超來

政理抑亦也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

雄烈過人也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

鬚也南州冠冕蜀志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

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

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士之由是漸

顯非百里才蜀志龐統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

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國之元

寶蜀志秦必傳注劉焉表薦任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廊廟器

蜀志許靖傳評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歎述

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也

不去口實蜀志黃權傳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揆張芝傳孫

權與諸葛亮書曰丁友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筆妙舌

妙刀妙吳主傳注沈友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

與為對咸言其之生子當如孫仲謀吳志吳主傳注

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

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見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宗室顏淵吳志宗室傳注

器懷聰明博學彊記能論義蜀之揚雄今之仲舒吳志關澤傳

應對權嘗稱為又曰東南之美非徒竹箭吳志虞翻

曰關生矯傑蓋也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

之治易乃知者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

原其禍福與神合契當今無輩吳志張溫傳溫少修節操容貌

可謂探蹟窮通者也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

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

詳其為人也溫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

辭占對觀者傾是我輩人晉書石苞傳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

竦權改容加禮縣允謂苞曰卿當相引在

朝廷何欲今日顏子晉書羊祜傳太原郭奕見子奇甘羅之儔

小縣乎之曰此之也

晉書裴秀傳度遼將軍毋邱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交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唯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

武庫五兵縱橫晉書裴頠傳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

一時之傑也杜又膚清叔寶神清晉書衛玠傳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可方衛洗馬不尚

日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雅素佳士晉書譙剛

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鈇刀豈不能一割乎

按承譙剛人之領袖晉書魏舒傳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使

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智傳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

自此外始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晉書唐彬傳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

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

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

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超然元著晉書王戎傳朝賢

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璞玉渾

言往行衰衰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晉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

金其寶莫知名其器玉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

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欽其寶莫名其器見瑤林瓊樹

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當從古人中求晉書

風塵表物見用長用短見纓纓如束長竿見當從古人中求晉書

王衍傳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口中雌黃晉書王衍傳

誰比戎曰未見其比耳口中雌黃妙善元言唯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 品藻上

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
隨卽改更世號一一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如珠玉

在瓦石間晉書王衍傳衍雋秀有令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
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一一顧

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一一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一一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見神峰太

雋晉書王澄傳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
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

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一一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

平子矣按落落穆穆見已經平子見人之水鏡晉書樂廣傳尚
書合衛瓘朝之

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
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

披雲霧而覩青天也見之瑩然若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見森森如千丈松

晉書和嶠傳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大夏棟梁

見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晉書李重傳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
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

不要名絕迹窮山緼羈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逶逸之節行
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一一阮咸貞

沉原按沉劉晉書阮咸傳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
素寡欲深識清濁一一若在官

人之職必兼有諸人之美晉書阮裕傳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
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

絕於時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小簡秀不如真長韻——邱一壑自謂
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一一

過之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
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

木屑霏霏晉書胡毋輔之傳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
佳言如鋸一一不絕誠為後進領袖

子史詩書 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 品藻上 七

也按澄 兗州八伯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

王澄 平都鑒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

十壹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

委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人號 蓋擬古之八儔也 四伯

晉書羊聃傳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 大鴻臚陳

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

高平張嶷以狡妄為滑伯而聃 八達 晉書光逸傳尋以世難避

以狼戾為瑣伯蓋擬 之四凶 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

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

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

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人遂

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 按逸字孟祖輔之胡母輔之

懸河瀉水 晉書郭象傳能清言太尉王衍每 弘敏而多奇雅達

而聰哲 晉書陸機傳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 伐

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

吳之役利獲二俊 晉書陸機傳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 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晉書陸雲傳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

見而奇之曰此兒 在乎四五之間

晉書陸喜傳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于薛瑩

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 其

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

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

代耕養元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

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

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

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

宗 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遠超枚馬 連璧 晉書夏侯湛傳幼有

高躡王劉 一人而已 盛才文章宏富善構

百代文

品藻上

言語部

卷一百二十七

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晉書孫楚天才英博亮拔不羣傳初楚與

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一詠一吟許將北面

晉書孫綽傳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

按許謂許詢吏非吏隱非隱晉書孫綽傳嘗鄙山濤而謂人

若以元禮門為龍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津則當點額暴鱗矣對曰晉書吾彥傳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廊廟之才非

簡札之用晉書索綝傳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日緝清

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性朴素不求榮利

入張茂先每言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桓

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

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晉書陶侃傳尚書梅

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陶與親人曹識書曰

陶公陸抗諸人不能及也道韻平淡晉書郗鑒傳彥輔

傾危之朝不可得而南金晉書顧榮傳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

親疏按彥輔樂廣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

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器有明規文武可施用

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

儒教足為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金玉其質

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也書奏皆納之

見荒萊特苗鹵田善秀晉書楊方傳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

上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

斃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一之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按恢諸葛恢循賀循人所應有而不必有

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安期通朗博涉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藝曰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牧之

海岱清士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晉書王湛傳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曰渡江名

臣皆出其下

晉書王承傳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

之徒

中興第一

無官官事無事事心

晉書劉惔傳

為中興第一

一處事

勃率為理窟

晉書張憑傳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

一之時人以為名言

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

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使召與

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公才公望常謂駿曰孔愉有

歎曰張憑無公望丁潭有諂道佞佛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

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正字拔人晉書蔡謨傳初克未仕

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於二何於正字拔人時河內山簡普與琅邪

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山子以

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按

克蔡向謂問人不謂問位晉書蔡謨傳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

吏迎之澄人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吏曰是也日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君侯

吏亦知未若長卿慢世晉書王徽之傳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

如此也小者佳晉書王獻之傳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

兄弟優劣安曰客問其故安獲士一人有半晉書習鑿

日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獲士一人有半齒傳後以

那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顯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疾與諸鎮書晉

氏乎吳利在二陸今破漢珪璋特達機警有鋒晉書顧和傳和

南裁耳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

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

美實為海內之俊按導王導山南有人晉書何琦傳桓溫嘗登

公真止足者也野鶴在鷄羣晉書嵇紹傳紹始入洛或謂王戎

如立為顏回壽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晉書文立傳師

陳李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晉書王沉傳空

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膺胎者以無檢為弘曠樓垢者以

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蠶者以色厚為篤誠菴

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照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

譽謙閃者得清勦之聲嗒嗒怯畏於謙讓闕茸勇敢於饕諍斯

皆 湘中琳瑯 晉書羅含傳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

章含字 按君 才絕畫絕癡絕 晉書顧愷之傳俗傳愷之 不言而四時

之氣備 晉書褚哀傳謝安亦雅重之恒 孫仲謀晉宣王流亞 晉書

桓溫傳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

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

也 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 晉書殷仲文傳仲文善屬文

仲文 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晉書劉元

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

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

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 道由人弘一物 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一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

兩公屬太宗而不能 姿宇神調英雄之魁 晉書劉曜載記岳從

開庠序之美惜哉 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 吾門標秀 晉書慕容軌載

之者 卿其人矣按岳崔岳 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筮獨立雖宗族無能識

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 之乃佐時之良

也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 晉書姚興載記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之英雋與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

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

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

旋陛下試可問之與因為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

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 西方英雋 見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

敞 晉書馮跋載記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令門者

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

子史青雀 卷一百二十七 言語部 品藻上

識子之晚也按素弗馮跋弟何紅紫成章邱陵生韻晉書慕容德載記德大集
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遂曰齊魯
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
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
千載能俛仰則一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
不依然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七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

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閭室未嘗有
惰容無他技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

謝方明

可謂名家駒直置便
應有盡有應無盡無
宋書江智淵傳為隨王誕

自是

一無論復有才用
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容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

智淵

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
人所

淵乎

始平始安可謂二始
宋書顏延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為之下

亮甚疾焉

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
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

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一郡今卿又為一郡俗惡

俊異世疵文雅見望雖不足才能有餘宋書臧質傳任替之樂

錄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主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粲有知人鑒清節必繼美吳隱

宋書王鎮之傳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

將一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荆楚仙人宋書龔

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

素廉請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

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

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

歎息曰

後來佳器

齊書像章王嶷傳

詔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

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

安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胡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

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合史儀容甚盛

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

始遺風齊書張緒傳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過江未有人

傳侯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使人不衣自暖

宗傳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

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容至矣超宗既坐飲

無散逸之想處閣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一萬丈
緣陟未登一十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
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
所稀若使負重遙遠必有千里之用
鄒魯遺風英賢不絕
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
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
荆南

秀氣
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
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
果有異才後仕必當

過千里絕迹百尺無枝
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
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
經今日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道正神峰標映

之氣特多斯
端右材
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
實俊民也
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
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
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
之也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
梁書蕭介傳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
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
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
祖兩美之曰
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
梁書

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
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
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
劉稚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
上

滕曾子
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
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
當為儒者

宗
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
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
將來
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
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

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
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
意聖人
陳書
沈不

子史考卷一百二十八
害傳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
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嘗稱之曰沈生可謂一平兩玉人

南史謝晦傳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
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一耳蕭散直上南史

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
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一王郎有

如萬頃南史柳惲傳帝謂有周捨曰吾聞君子如萬頃見分其才藝足了十八

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明珠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

官常置坐側謂賓客屬文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南史劉遵傳遵自隨

曰此吾家一也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
貞固內舍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
為心辭章博瞻元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

在漢南連翩書記及一木朱方從容坐首鵠舟乍動朱鷺徐鳴未
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及弘道

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南半天朱霞雲中白鶴南

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歛劉訐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越俗如歛

矯出塵如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緘續接歛訐族兄此子當準的人物魏書宗室李傳少有令譽侍中游擊并州刺

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乎咸曰魏書宗室慶和傳東豫州

恨吾徒衰言同百舌膽若鱗鼠魏書宗室慶和傳東豫州

暮不及見耳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望風退走行責之曰遂徙合浦當為宗室

領袖我不妄談人物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氏羌反叛除都督梁

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
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
德音閑婉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

文武頓出其門魏書宗室高傳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

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

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魏書崔浩傳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

侯胷中所懷踰於甲兵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

視此人庭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乃

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

至此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

也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

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

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

盧郎有如此風神遂畱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黃中內潤文明外照

高允傳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劉生

高子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堂堂搢紳領袖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

雅常日而送之曰朝之儒秀魏書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

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浩浩如黃河東注

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魏書崔光傳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

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

孝伯之才固今日之文宗也有規檢彌衡無冰稜文舉北齊書盧文

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

聲歎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

書崔陵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諱悽後到一坐無

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

人那得不畏服使物外司馬北齊書王晞傳性閒淡寡欲雖王事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一

言語部

品藻下

間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此人風流警拔

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

書裴讓之傳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佳舍人

清談竟日愔每云

北齊書裴讓之傳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

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目之曰士禮

書侍郎領舍人

獨孤公猶鏡

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上上

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頰曰

被磨瑩皎然益明

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

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

復在於茲

便歎曰

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

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詵諮議見莊

尚書蘇威考之曰

論者以為美談

金城湯池

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

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

辛君所謂

室偉傳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

其詩曰梁亡垂棘反

為辭人所重如此

精神太

道

北史崔悛傳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凝如神以

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合僕恨其

趙李人

物

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

陽之後久而彌盛

間第一才士

北史邢邵傳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

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

是

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
人為之語曰——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
北史楊達傳達為人

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日——
業重籛金器成琢玉
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

勅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
弟各奉義方脩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
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
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
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

——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激濁揚清
舊唐書王珪傳

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
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
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
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

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
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
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
一代楷模
舊唐書李靖傳

靖傳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
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
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
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乃下
優詔加

倉曹人物志
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
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閩閩莫不

授特進
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
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証世南
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
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

梁代稱為五經笥今日——為——可矣
霞開颺起
舊唐書孔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
品藻下八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

品藻下八

霞開颺起

舊唐書

穎達傳貞觀十八年圖形於凌烟閣讚曰海曲明珠東南遺寶

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一揆辭一舊唐書狄仁傑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聞立本

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

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一之一也一後來詞人稱首舊唐書張

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一也一九齡既欣知已亦九齡傳開

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為

依附舊唐書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

焉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真白壁

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真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

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

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一也一醍醐

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

質兄弟俱有合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

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一賞為一寒松千丈舊唐書穆寧

之剛正如一勁節驚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羣傳論竇容州

倚巖一勁節驚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羣傳論竇容州

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植操端天下文宗舊唐

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

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一矣一由是知

名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

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當為國器

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一當為國器

聳壑昂霄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

未有如此郎者唐書薛收傳嘗但恨不見其上書諫王止畋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唐書鷲肩火色騰上必速馬周

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唐書

不能唐書纏纒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尤工五言詩我家龜龍唐書

久唐書我家龜龍唐書湜歎因字呼曰海子也多識君子

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

文公時有振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振子曰得雄者王

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

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

不可以無學遂良唐書五百歲一賢者生唐書員半干傳羈尹通書

所謂唐書五百歲一賢者生唐書員半干傳羈尹通書

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

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唐書員半干傳羈尹通書

舉八科形如死灰心若鐵石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

皆中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

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

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

卿斷因不寬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唐書識清貌古唐書思復傳

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唐書思復傳

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大白山思復少從唐書稚圭今之管蕭唐書

二人游嘗曰子唐書稚圭今之管蕭唐書

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唐書盛德遺範唐書帝

勤為長史嘗歎曰唐書盛德遺範唐書帝

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遺

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唐書盡在是矣

直遺愛兼之者魏公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

平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

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日專城之重

子史精華 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 品藻下

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

後出詞人之冠

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

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

朝廷羽翮

唐書李程傳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

也本求茂才乃得遷固

唐書常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悅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

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

當交二郗之間

唯命之問曰

遂上第 郗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

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釋嘗曰吾曹異日

國瑞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

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

楊氏之慶

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

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

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唐書李珣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

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清廟之器

唐書李珣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

為殿中侍御史宰相常處厚曰

旬座黎

唐書崔澹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

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世慕其為目曰

百鍊剛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弟德秀而友蕭穎士或問所長華曰穎士若

之言座所珍也

唐書元行冲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

之藥籠中物

唐書元行冲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

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珠樹唐書王勃傳初勳勳勃皆著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

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

謫仙人唐書李白傳天寶初

南人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玉界尺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食親為調羹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桂

林之下無雜木宋史李昉傳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非虛言也 大事不糊塗宋書呂端傳時呂蒙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

決意相之 風流安石瀟灑淵明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宋書謝枋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宋書謝枋得儒性好

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白宋書謝枋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宋書謝枋光風霽月

宋史周敦頤傳黃庭堅稱其人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宋史文同

品甚高曾懷灑落如宋史文同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自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日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蘓軾

尤敬 冰壺玉尺纖塵弗汗元史黃潛傳潛天資令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重之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消堅釋石

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監鐵論東方朔自稱辨憤憤僊僊姚姚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

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

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一者乎顏淵
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
言之回何敢焉與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
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
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
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
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一者乎子路舉手問曰
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
顏氏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
子也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
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
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
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一一之與一一乎康子曰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珮珞婦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
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
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

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王充論衡世
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稱力者常褒
烏獲然則董仲舒揚超而又超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
子雲也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
人故夫鴻儒所謂一一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
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
料太山之巔帶長秋鴻儒世之金玉王充論衡故夫邱山以土
之項跡不足以喻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
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河漢涇渭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
也其餘也也奇而又奇矣司馬子長揚子雲一一
也其餘精潔心過於丹青荀悅前漢高后紀讚曰王陵
也其餘精潔心過於丹青之徒矣通而不
泰清而不介王粲英雄記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
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一一
者矣風雲之器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略足為
者矣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

子已書
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
品藻下

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稱量天下繩墨四海袁宏後漢紀

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未世陵遲臧

否聿興執銓提衡之人揚清激濁

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充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之士於

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顯處視月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

大路險巖其在斯矣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

答日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日聖賢固所忘言自牖

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中窺日見世之于將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

謾如勁松下風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平輿二龍劉義慶世說

子將兄弟日禮九臯鳴鶴空谷白駒劉義慶世說有問秀才

之淵有焉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倚父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彌

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八音琴瑟五色龍章見

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上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太三年少劉義慶世

云王家有吐佳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母彥國豐年玉

右軍安期長豫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穆

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稱庾文康標鮮弘治季野穆少

少見林澤中為自道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

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歎林公器朗神儁道廂士

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風領毛骨不復見如此人見

標雲柯而不扶疎見樂託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文學鏃鏃

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亭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

仁馬太傅為二王

日日孝伯 羅羅清疎 見觸目琳琅 劉義慶世說有人詣

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 日月入懷 劉義慶世說時

朗朗如 單衣襜褕有餘 劉義慶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

則不足為 嗟 劉義慶世說人問丞相周侯 攀安提萬 劉

慶世說或問林公司州何如 遊雲驚龍 劉義慶世說時人目王

二謝林公曰故當 有天際真人想 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日諸君莫輕道仁祖

不復似世中人 劉義慶世說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

遙望歎曰此 湛若神君 劉義慶世說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

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

相王作輔 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嶮時

淵清 劉峻世說注李氏家傳曰膺 嶮貌貴重華夏稱

南陽朱公叔 頽頽如玉山上軒軒如千里馬 見颯颯如行

如行松柏之下 頽頽如玉山上軒軒如千里馬 見颯颯如行

松柏之下 見德為龍光聲化鶴鳴 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

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

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

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儵又君子 傑出薄域 酈

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 元水經注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

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饒自

雕至於徐稚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劉

故宜為先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劉

言語部 品藻下三

大唐新語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
 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
 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
 文如
 於廊廟則為駭矣閭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衣之綺繡燕歌
 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
 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
 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
 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
 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
 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房州日龐統為後統附醉聖王仁裕開天遺事李白嗜
 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酒不拘小節然沉醉中所
 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魏泰東軒筆
 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滕唐鄭沾錄王荆公為

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
 寘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
 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
 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
 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
 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奇逸通脫驥子墮地
 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
 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真
 真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